

梅毒 注射德國藥六零六每針
針包最效 三元七角 花柳諸病一
白濁 新療法特效包愈 注射德
國藥每針一元 貧病不
計

大雄對我說：上回你世界小報卜做了那篇「畢口」，現在發生影響了，畢口的妙文，雖完全在我們這裏發表，可是就該他的精粗，和各家報紙脫比，幾乎還高人一等，但有大記者已礙難不刊了，據聞畢口行將內調，將他弄到手底下做事，而所有的遺缺，另聘一個階層溜的先生來承乏，啊呀，那隻輕屁股，這一來，只好和口先生較長論短，還能和鶴先生並駕爭先嗎？我笑道：別惹別惹，前後與你有益罷了，哈哈，做首歪詩，你們賞鑒：

輕屁股、頂刮刮，與其酸，何如滑，互操「戈兮」，「哈」振，但看文達能否反式舉達。

申報第五張宜改良

申

底見過他們三個人沒有。此地是上海，不是北京，要知道北京人捧琴碧，並不是捧本人，那是捧真捧琴碧之人，閒着沒事，待小子來說給你聽一遍吧。

金少梅到過上海南回，她的「面觀」和「藝館」，上海人早有公平確當的論斷。

不必去說她，談到琴碧，以前在「大世界」裏，由去

琴金碧之實在

■怎作本埠新聞

申報第五張，添了好久了，琴歸還是英國進進了申報館，纔翻出這一本「增新三」一欄來，從前雖沒大精采，却還有一

些精神，自從

死

京城建築於明初、相傳爲「舊京」，止知天文、下知地理，建築無京城郭也，與舊城完全不同，「按舊京城之理而成，其中奧妙，一

日下野談

蜨

建築裝飾於前，相傳爰知天文，下知地理，此則天之所授，故曰城門洞中，偏左一牆，形如龍形，花廳左右八種之類，目前祇見殿門之類，其期則年代久遠，迥然不同，（按舊京城隍廟所建），悉本于支牛門，為歇解也，內城九門，均刻有花紋，分為雲而正陽門之碑上，即刻有原刻之符，有因年修而設棄者，有因年修而設棄者，並詳述

不復有劉說意旨字蹟矣。
刻用此種花紋，是劉
非著者所敢，故書信
師者之正騎門、劉及皇
雖皆南向，而都不正
四門墻大違旁，有一石
皆廢於京城之正中，
居京域之北，此石馬
著者雖未親見此馬，
曾見，不過不其注意耳
河池邊，有一古井，井
水，至今猶存，一名曰
然，則此馬與井，究竟
附會謬說，未可據爲實
大爾對翁說意旨）但
鮮有鐵道，此等考據
有詳盡之矣。
之金銀，宮廷偉大建築
概略向左偏，往者，前
馬，名曰，午門馬，相傳
將軍之役，午門東西戶
失向，或言爲法國人攜
老於京國之友人，則多
禁禁城北上門外，苑西
小，向不准人汲取其中
，亦爲京城中心點之標
爲準，人言言殊，足見
風，按馬
風亦

○叩玉齋主空城計評
 二陳去病殊仍症帶認子、三趙子英水淹七軍、四叩玉齋之空城計、（
 叩玉齋主即侯先生疑妬）以余所觀、四劇中自以空城計爲第一、蓋生
 親炙於譚叫天、又嘗實證於陳蘅衡與傅西園、（叩玉齋爲第一、生
 深、無出其右、所撰此劇劇本之說詞、載之輿論報、精粗短倫、京師
 外行大都奉爲圭臬、月前兩在江西館天書堂演此、從坐帳起新設止、

引兩代實錄、政元陪、音節無大出入。而文辭迥絕。滿堂驚服。朝
場、座客多感泣下。齋主情不自禁、亦流涕數面。(怡悅堂挽聯語
無異。三當年、時亦泣不可仰、渠每向人言、與齋主演劇、乃能
入心。一、惟時情景、演者觀者、殆皆忘其爲戲、雲日街市、毫
毫活現孔明一語、騰諸搖搖之口云、奉天館所演、雖去拍戲、
似至下城、然神美正如食魚之中段、三標、念白神情、規模呼天、不備
似、唱我朋我友數十年一段、叫天所使鉤釣及詠歡諸小腔、無一不
妙。句恰縱翻轉合法、此段本最難工、而齋主唱來、神韻備絕、
罕見能爾者矣、(未完)

誰知他的來意，并不在此，他和那小童，好似做雙黃鵝，早已接洽好了，他問市況，看販鹽的貧兒，那小童便去摸索燭頭鹽，不論長短紅白，一概收刮得去，一條街前街盡，燭頭鹽不知要搜刮多少，拿回走，足夠明天點鹽，并且塊錢無阻，夜夜如此，你們想他，他這上哪裏去？算一打聽老尤家僱傭人，纔知他捨不得出工銀，貼飯費用車夫，除車帥那時正靠養老老尤度日，索性拍馬屁拍到底，替他出錢用車夫，去拉他車，

入窗內此時阿
列無驚色密
談良久即放
出日大勢已
出其意將若
爾其意即將
加親熱再說
三語然謂拉
滿歸家已避
去來人明
早分送後再
欲回本士即
命死

秦文瀾門人俞伯明醫家

寓小東門內梧桐弄十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做伯明先生為孝友君子之尚足且家學淵源為著述先生
父孫錫卿先生之胞姪今在小東門梧桐弄內誠堂處此存
猶人求治者莫不手到病除有口齒痺利等症如要買失

介紹人 李平齋 夏鳳臺 陳特良
金台川 余慶雲 顧德祥

光明日报

[illegible]

長生在辦公室，吸了幾口雪茄烟，忽地將叫人鋪按上一按，便有一名公役模樣的人，應聲進內，垂手候立。總長道：『你去給我查一查，我才下車的當兒，有一個茶役走出，我叫他捻皮篋，他滿臉露出很不安穩的樣子，自己不拾，倒去換了一個人出來，本部中竟有如此大模大樣的茶役，還當不得，查出姓名，吩咐庶務處立刻給我開單。』公役才聽了總長的答覆，候總長說完，方問道：『這人的姓名，公役知道，用不着查，這是本部的某辦事員，因為家道貧寒，所以衣服等項，不甚講究……』總長大驚打怪的道：『難道本部竟有這樣的窮辦事員嗎？奇極了！』記者道：『此最近某部事也，世風日下，只重衣衫不重人，就被總長的眼光看來，不知究竟有何種樣子，才得配為部中的辦事員，這誠該總長有以語我來，可歎。』

一世，如今死了，他空有了幾十萬的家產，兒子也沒有一個，一個兒子，倒是五服以外的，却是嫖賭吃着，色色俱全，眼看這份家產，不一世，就得吃盡，誰忙，死得多麼可歎呵，

(未完)

曲中艷姬、齒頰徐烘、而丰韻備舉、平章香國、約得五六、各就其、概逃於外、怒罵隸僕、遠、鄂人、喜臨前、顧態度嫵雅、沈詳不悖、人亦以此許之、書爲其壽簪筵室、盡結死後、貧無可依、嶺居大外郎

因進

中艷姬、齒類徐娘、而丰韻偏勝、平章香國、約得有四、各就其概述於左、怒鵲隸貴連、鄂人、喜醜陋、顧態度嫵雅、沈評不佞亦以此許之、書爲某將軍箋室、書帖此後、吾無可依、姬居大外郎

例、京城裏的馬車，不能跑快，總是同送貨車一樣，慢慢地蹣着，但坐車的轎絡到家，就快些也不要緊，況且在夜裏頭了，所以不多一刻已進了內城，直剎鐵線胡同，一個很窄的公館門前停下。

而又販歸京調、小時報乃事向京買進，致有此失，然而其尾注之字、與標題「霜枯賀雪亭」字記，正下之與上方，可成而來，甚矣。

記者

口福錦完了

(四)

醉聲

唱梅花大鼓之王鍾來、出身貴胄、爲滿洲內八旗籍、據其自言爲祖業、乃祖輩子宗室、祖產甚富、爲乃父喜築像塔、耗去其半、然尚舉趾飽、故聚在清代、係西城子弟票友、光復以後、生計日蹙、近年則旗餉愆期、更無以生活、不善經商、始爲此職業、身世亦頗可憐、在水心亭第一樓獻藝、亦已久矣、所唱大鼓、以音韻悠揚勝、純爲南板調、較南城一班唱梅花大鼓者、又本同末異也。

廣園空所舞花紅花樣、頗有足多、所扮空仔、身手矯捷、藝千變萬化之能、使人目眩神迷、歎爲觀止、廣又能抖磁蓋、中有一手、磁蓋若騰落地、在白網上旋轉而下、將地、廣呼之起、磁蓋自人旋轉而上、奇波於白網間、若通人語、謂神尊戲調、(編者按抖空仔乃北方語即南方所謂抖鈴抖磁蓋者則以抖鈴之繩繞一茶碗蓋於繩得心應上下可從心所欲)

戲遂得一項游戲、乃吉坪三作俑、前、華子元效尤於後、就熱論藝、吉坪三之指詞、趣味較華濃厚、華能描摹名伶唱念、如李敬山之神態、若二人者、各有所長、人真未易爲分軒輊也、

(未完)

〔二〕

吾那間壁的孫老頭子劉大死了，聽說吃了生鴉片死的，吾想好好一個鮮靈活跳的人不做，却要丟去尋金錢逼迫而死，死得多麼可憐啊！

吃生鴉片尋死，他們說，他是爲衣食問題，生計逼迫，不得已而的，吾想金錢勢力多麼大呀，他

把頭低垂，衝裏面走來。他道：「好沒心肝的奴才，竟着這種事情，也不顧你們主子好歹，同衆人一概跪。」送了車兒馬兒就進去，好容易、你到後院鎖上門去，一面會狗倒來不取回，直挺挺手站在傍邊。天影大怒道：「你是嚇糊塗了，還不敢鬆點松點，送你家主子回去，你就是你家主子，還有與會班江亭麼？」

解元道：「伏貼罷公子。」

第廿一
計詭詐

「精打曹銀」，這篇文章，就在「品」上發表，而編和他反對
要說「神打曹銀」，而且偏要姓吳子玉的姓的人去打，何以呢？
「品」是「精」是同音的，所以不須神，但品還不止打曹銀一個，所
以不題品而但提精。至於神州上，那位主筆吳先生，就可不能
天天在那裏專打曹銀了，哈哈，他老先生精不足，神倒差一個呢。

另 文責
打書銀